樵村渔浦

村庄的可能性样本

■ 离响

海南的村庄和城镇距离不远，又在常绿的山水间，在一个熟知北方村庄的人眼中，海南的村庄没有北方村庄的孤立和苍凉感，更像是散落在山野间的世外桃源，是城市大裙摆的花边。山间总有野菜、流水，又温暖，生活在村里的人是即使什么都不做也饿不死的样子。海南的村庄有天地自然的幸运。

村庄还有别的可能吗？

一小片平整的田野在一条大路边铺展，一条不宽的水泥路从它自认为的中间划开，向远处延展，路的一边有些零散的建筑，厂房、大棚、仓库，这些都不是路人想停下来看一看的地方，这些简易的建筑意味着：劳动创造。海南的村庄在以另一种方式生长、铺排，积极融入社会。

我偏爱山野，就结识了在山野乡村生活的朋友，我看到了村庄另外的可能性。

在陵水光坡镇一个山村的尽头，有一处野气的地方，好似独立于世俗之外。这里是一个马场，这个马场集中凸显了这片土地的生机。

通向马场的大路不多，跟着导航，从大路的某处拐进一条窄路，之后就是一条条小路，它们的名字是：无名路。七拐八拐穿行在一米多宽的小路上，我祈祷着对面不会有车开过来，神奇的是这种事情我从未遇到过。想来这也是城里人来到乡村的乐趣之一。

在了解了这里的运行方式后，我学会了像自家人一样，把车停在大铁门外，自己把铁门闩拿开，推开大铁门，把车开进来，再闩上铁门。几只狗来迎接我，一堆各种毛色的大猫、小猫在廊檐下懒洋洋地张望或睡觉。

马场的主人对他的动物朋友们有绵长细腻的情感，日复一日，时而如同对待孩子，时而如同对待朋友。他对待来到马场的朋友毫不客气，没有多余的寒暄，也缺少热情的招待，一切随缘。事实上，也没有人能轻易来到这里，或者来到这里会觉得格格不入，不久便会陷入无聊之中。

不过，我在这里找到了无限的乐趣。就说最常见的家禽——鸡。身形小巧的鸡没事的时候就在龙眼树上卧着，纯黑色的羽毛在枝叶间闪现。我摘龙眼吃的时候，它们乱叫着惊飞下来，表示了最强烈的抗议，一路小跑地叫着离开了，我猜它们是在骂人，管它呢，反正我也是听不懂。几只梅花鹿从鹿棚的围栏里向外张望。

这里的鸡实在自由，母鸡完全没有生蛋的考核标准，也没有固定的生产厂房，阿姨会四处翻找鸡蛋，像玩乡村寻宝游戏一样。

几只火鸡脖子上坠着红袋子，伸着脖子，引着肥墩墩的身子，拖着尾巴从院子里跑过，急着赶去参加晚宴似的，一股子严肃认真的劲头。不能上树的大脚公鸡把双腿并排放在身后，整个身体卧在石子路上，圆睁着眼睛观望着，配上它一身花白的羽毛很精神，我还没来得及问出它在干什么就被两只争宠的大狗给缠住了。

傍晚的时候，能上树的鸡又都上龙眼树上去了，凑在一起乱叫一阵，也不知是为了什么。它们选的树是那棵龙眼果最甜的树，真鸡贼。

鸭子比鸡迟钝、冷淡得多，根本不想在人们面前找存在感，一整天都在后院里找吃的。

马棚里有几匹马是我认识的，其他的都是“新人”。它们白天吃工人割回来的草，下午会在指挥下绕圈跑，锻炼身体，傍晚还有杂粮营养餐。

马场后院有两个小湖，四周围种着高大的松树，湖岸是跑马场。沿着湖边一直往山野的方向走，就能到达另一片野地，可以找到野生甘蔗，甘蔗叶是马喜欢的食物。

马场的一块空地已被初步修建成型。一排美国西部风情的木房子，里面摆放着可休息的户外椅和沙发，其中一间摆放的是马鞍、马鞭之类的器具。

黑狼犬在一栋房子的二楼平台上汪汪大叫，我走过去跟它问好，它竖起耳朵闭了嘴。一定是它有责任心，管事太多才被关在楼上了。

这排木房子后面是一片火龙果种植基地。一到晚上，地里就会亮起灯光，彻夜光明，看起来，火龙果树比马场的鸡还不自由。

吃晚饭的时候，一阵鱼腥味从院里飘进房间。马场主人放下碗筷就出去了，他跟着拉鱼的三轮车去了后院，这一车鱼是14号鳄鱼池的饲料。

马场是村庄里的新生态，它的背后是一个养殖场，是跟社会紧密联系的生产之地，所以才保障了这里万物生的自然态。重要的是，这里的主人有一颗恒定而纯粹的心，山野村夫已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山野村夫。终归，是人让村庄有了动态感和生命力。

《村外那片田园》（油画） 陈德雄 作

岁月山河

春光照相馆

■ 黄宏地

从得胜沙走进新华北，到了“丁”字路口，左拐，就进入中山路骑楼步行街了。这是从远方过来海口观光旅游者的一个打卡点，初次来到海口的人都非得以到这里一游为快。我虽然从记事起就在这条街上走来走去，对每一个角落几乎了如指掌，但现在晚饭后还是愿意带着小家伙们来这里兜一圈，散散步，看大街上游客们走来走去，长短打扮，咋咋呼呼的，不由生出一种乐在其中的快活。还看到有些外国游客在吹拉弹唱，一些想获取流量的街舞者在地面上腾挪旋转，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却仍神情从容。

挤在人群里凑了这边热闹，再凑那边热闹，看来看去，真能让你消遣一个寂寞的夜晚。拐进步行街转弯处，是一座三角形的店铺，右边铺面临新华北，左面铺面对着的就是中山路步行街了。看着张扬的招贴和霓虹灯闪烁的广告，知道是一家卖海南糟粕醋和风情小食的店铺。可在我童年的记忆里，这里是一家照相馆，而且还是老海口唯一的一家照相馆，叫“春光”照相馆。它留给我的印象太深了，1960年，尾叔从老家乡下的一间中学考上天津南开大学，北上时路过海口，为了留个纪念，我们全家人就来这家相馆和尾叔拍了张合影。取到照片后，发现没有一个人是脸带笑意的，照片里的每一个人都是面黄肌瘦，一面愁苦，眼神空洞而迷惘的样子。所以，我很不喜欢这张照片里面我的样子和大家的样子。

尾叔是父亲最小的弟弟，祖母一共生养了十个孩子，父亲是老大，因为天有不测风云，人有难避的灾祸，先先后后夭折了六个，还剩下两个姑姑，尾叔是老幺，最小的一位，和父亲之间相差了二十多岁。尾叔1965年毕业后，被分配到了西安石油研究所，几经周折，终于调回了海口的一家中学当数学老师，后来，从天津方面传来信息，要把尾叔那个班的学生调向有关部门，他们都是南开大学数学力学系的。读了五年本科，所学非比寻常。可尾叔那时已经得了重病，来不及过去了。一些年后，人就走了。他的去世，对我堂弟一个月后的高考影响颇大，堂弟后来去了南京的东南大学物理系读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毕业后不久，就以海南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政府有关部门的公务员。也算是了却了尾叔临终时托付于我的生前身后事。

记得春光照相馆是由新华北路的铺面进去，走一层木板楼梯，二楼才是照相的所在。照相的地方很狭窄，前面一张高低接连的坐凳，背后一帘布景，布景可以根据需要随时切换，或是一片大海，或是几棵椰树，一切都非常简陋。照相馆向着中山路的那面是收付的柜台，海口话把普通话里的算账说成“敲数”，把付账说成“过钱”，还有“倒钱”，就是把剩余的钱返还回来。在汉语言的范畴里，我觉得方言的表达比普通话更加形象、生动和准确，海口话把小数目的零钱叫“钱仔”“钱儿”，把一元钱的叫“钱个”，再往上就是“钱十”“钱百”“钱千”了，有关钱的方言表达有十数种说法。那个时候，父亲的工资一个月才几十元钱，“钱百”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笔巨额款项了。

后来，这个春光照相馆平地消失了，也不知道是取消还是因为不景气倒闭了。每每路过那里，抬头望望旧墙老瓦，不免有些惆怅。再后来，每次路过解放东路，见到挂有“春光”招牌的照相馆，以为就像十多亿人一样，同名同姓的人会很多，特别像“春光”这种普通得再不能普通的字号，比如海南著名的椰子系列食品的品牌，也叫“春光”。后来一打听，才知道此“春光”即为彼“春光”，原来春光照相馆还在，只是挪了个地方。是搬到新地址来了。前几天，我顺路时还给它拍了几张照片，想存作史料，亦留份念想。照片中最小的一行字里，还是清晰可见到“始于1950年”的字样。

《窗台上的小白猫》（国画） 陈新华 作

如烟往事

青春黑板报里的

■ 林绍徐

母校和学子总是有着一种千丝万缕的情愫，无论走到哪里，母校就像一个温暖的坐标，隐藏在学子们心中，温暖而又踏实。

前段时间，匆匆去了一趟母校嘉积中学，毕业二十多年，母校依然是花开满地，生机盎然，巍巍红楼一如既往地气派而厚重，校园里增加了不少建筑物，绿树成荫的校道上，同学们三三两两有说有笑，让我仿佛又回到了从前。

静静地逛，慢慢地回味，心中既感熟悉又觉陌生，似乎还夹杂着一丝说不出来的失落感。原先读书时，进入校门两侧的黑板报长廊随着时代的变迁早已不见踪影，取而代之的是绿化带和文化园。校园里的宣传栏、黑板报也早已换成了喷绘写真和LED。那一排排的黑板报可是记载着我们学生时代那如诗如画般的美好记忆呀，真想凑近看一看那黑板报，摸一摸那带有墨香味的板书插图。

曾记得，母校嘉积中学大门入口两侧是两排钢筋混凝土结构的黑板报长廊，大概有20多块黑板，涂着黑漆漆的黑板油，黑板报由校团委统一管理，分配到校办公室、校团委及各科组使用，黑板报长廊是母校宣传党的教育方针，展现学校人文新气象新风貌的重要阵地，也是老师、学生们获取资讯，展示才艺、学习交流的重要平台。那一排黑板报，加上门口红艳艳的凤凰树，巍巍红楼，构成了母校一道道独特而亮丽的景观。

母校每逢重大节日及开学、毕业季，校团委都会拟好一个主题及时组织开展黑板报比赛，给节日添加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活动中，各科组围绕既定的主题，组织老师、学生以粉笔、水粉为颜料书写黑板报，由于每次黑板报比赛是要评出一二三等奖并张榜公布的，因此大家思想上重视，行动上认真对待。记得刚上初一，我负责班里的墙报，每当看到学生会的干部在出学校的黑板报，心里想，什么时候自己才能被老师叫过来出黑板报啊，直到上了高一，自己终于有了机会写黑板报，心中甭提多高兴了。对我们而言，出黑板报是荣誉、是机会、是展示，也是一种竞赛。这个过程，往往是老师和学生比，科组与科组比，大家相互切磋、相互比较，其乐融融。印象中，当时语文组的关秀民老师、吴小平老师，美术组的莫壮志老师、李京海老师、陈新老师，化学组的陈清福老师，生物组的王黎老师，英语组的邱坚雄老师、董华老师，校团委的周萍老师……都会在黑板报前指导并动手和学生一起设计版面、绘画主题、书写美术字，有时还亲自上阵板书、插图，总是想方设法把本科组最好的一面展现出来。当时校团委、美术组、语文组负责的黑板报质量都比较高，经常是竞争得白热化，这几个版块的黑板报不仅格式规范、报头鲜艳、图文并茂、内容新颖，插图、书写都很用心，各科组在书写板报时还时不时派出“侦察兵”前出侦察一下，以便互相借鉴，取长补短，就怕被人甩开一条街。我还记得英语组有时候也会给大家带来惊喜，“ABCDEFG……”一排排工整的英文字母既新颖又活泼，很是吸引人。每当出黑板报时，我们学生会、美术书法兴趣班的同学总是各显神通，暗自较劲，长廊前也会吸引很多老师、家属、学生驻足观看，大家一边观看一边评论，每当听到赞誉声音传来，自豪感油然而生。那时候没有喷绘写真，学校的喜报、通知、公告都是用墨汁书写在红纸上张榜公布在红楼宣传栏的，每当路过时，都会吸引老师学生驻足观看，了解学校最新动态，看一看又有谁获奖了，包括每班后面的学习园地，校团委也总是在校庆或重大节日时组织开展墙报评比活动。黑板报、墙报进一步丰富了校园文化，充分展现了师生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培养了学生的动手能力。同时，也让来到学校的来宾、家长、校友以及新同学感受到了母校嘉积中学浓浓的人文气息。

当时一起写黑板报的那些校友们，也正是在和黑板报、墙报打交道的日子中，结下了深厚的校友情，积攒下了好创意、好构思，练就了一手好字，孕育了一颗宣传种子。那些校友中，有的后来选择了艺考，有的现在当上了宣传口的领导，有的任职出版社编辑、设计，有的在单位里分管宣传工作，还有的在学校当语文、美术老师……，我想，这成长的背后也有黑板报、墙报的一份功劳啊。

如今我也从事文化传播工作，现在回想起来，那段写黑板报、墙报的日子不失为一段美妙的青春记忆，它清晰地记录了师生爱校友情，弥为珍贵。

虽然离开了母校的怀抱，但我依然怀念母校那段写黑板报的日子，怀念母校那种书香扑鼻的氛围，怀念母校那些一起写写画画的老师、校友们。

诗路花语

胶灯，映亮晨曦（外一首）

■ 倪俊宇

当胶灯的灼灼光焰
犁开了夜厚重的阒寂
我们匆匆的脚步
踏响虫鸣的节拍
像夜海里耕耘的
渔火，穿越滔滔涛声
追逐丰硕的汛期

铮亮的胶刀
牵引出汩汩的银泉
从那一滴一滴的响动
我们听到了大山的脉搏
当割完那最后一刀
不知疲倦的胶灯
便燃亮了南岛的晨曦

劳动的欢声，青春的笑语
早早地唤醒了大山延绵的翠色
当人们推窗迎接一天开始
这里，排排胶树已列好队
举起盛满激情的杯
向家乡祝福：早安！

飘动的晓岚，散发着
我们蒸腾的汗气
早醒的山风，重播着
我们匆匆的足音
呵，这是一个胶林的早晨……
呵，这是一个平凡的早晨……

◎运胶船，驶过山溪

从胶林翠色的梦中滑出，
从晓岚轻柔的吻中踱出……
清波绽开朵朵笑靥
山溪，荡起桨声的欢欣

一篙晨暾，一舱笑语
船上，一个个胶桶
装满洁白的胶乳
溢出特有的香味
水面，一张张笑脸
洒满青春的朝晖……

撑开黎明亮眼的
胶灯，熄灭了孤寂
浸透汗水露珠的
工装，抖落了疲惫
他，说了积肥的故事
她，讲起夜割的插曲
这个，一段琼戏板，牵来情趣
那个，几句流行歌，吼出爽快……

缕缕波光，映过夜割的灯火
层层涟漪，荡漾收胶的身影
山溪，深山晨曲中一条谱线
运胶船，就是一颗音符
欢快，美妙，多彩……

泥土里的时光

■ 张宏宇

蚯蚓，在泥土里写日记
字迹弯弯曲曲
被翻动的土壤里
藏着春天的秘密

种子，翻身时
压皱了日历的一角
某个周末的午后，它决定
向着天空伸展绿意

泥土里的根须
日夜奔忙，将甜蜜的养分
送往叶尖，把皎洁的夜色
埋进土壤里

蒲公英的梦，风总是
随意地签收它的心愿
蚂蚁们排着队搬运月光
那不过是一粒
去年遗落的种子

投稿邮箱 hnrbzpb@163.com